第 46 卷第 3 期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46 No. 3
2013 年 6 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June. 2013

论道教的绿色—生态政治观

肖凤良，　吕有云
(东莞理工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 当代西方兴起的绿色政治,实质上就是生态政治。绿色政治运动在理论上对中国道家哲学情有独钟,是因为包括道教在内的道家哲学具有丰富的生态政治思想。道教哲学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爱生、重生的生命哲学,表现在其政治理想中就是主张建立一个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发展,人与人平等而公正,个人身心健康和谐的"太平"世界,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生命关怀。这与当代的绿色政治思潮及其实践在核心观念上是相通的。道教的生态政治观为当代绿色政治运动及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道教; 生态政治; 绿色政治
中图分类号: B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3) 03 - 0037 - 06

The Greenness of Taoism—the View of Eco - politics

XIAO Fengliang,　LV Youyun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ongguan,Guangdong 523808,China)

Abstract: Green politics,originated from western countries,in essence is eco - politics. Theoretically,the movement of green politics shows deep interests in Chinese Taoism,as Taoism itself covers profound eco - political ideas. In a general sense,the Taoism is a life - loving and life - cherishing philosophy,with the ideal peaceful world which politically advocate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universe,the equality between each person,the justice,an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ctually,Taoism shares the similar moral with green politics. Therefore,the eco - politics of Taoism provides valuable enlightenment to green politics.

Key words: Taoism; eco - politics; green politics

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宗教,道教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这反映在它的社会政治理想中,就是追求一种人与宇宙万物相和谐,人与人之间公正而平等,个体生命的身心相谐调的"太平"世界,使万物各得生养,各得安宁,实现最普遍意义上的"重生"、"爱生"。道教的"太平"世界这一理念与当代西方方兴未艾的绿色政治运动所追求的生态社会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虽然道教没有明确提出过"绿色政治"或"生态社会"的观念,但它的政治理想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不仅可以为全球性的绿色政治思潮及其实践提供启示,也可以为中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本文拟探讨道教的绿色—生态政治思想,并揭示其与当代西方绿色政治运动及其理论基础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收稿日期: 2013 - 04 - 20
作者简介: 肖凤良(1967 -),男,湖南浏阳人,哲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伦理学。
吕有云(1965 -),男,四川华蓥人,哲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思政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

一、绿色政治的实质就是生态政治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全球性的生态运动由浅绿色向深绿色的迈进、浅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运动向深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运动的转换,西方政治领域也开始变绿,表现在各种绿色政治组织和绿色政治运动的迅速崛起并迅速成为广泛的政治改造运动。

对西方的绿色政治运动加以考察时,我们看到"尽管各种绿色政治组织的目标不完全一致,但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确保人类有一个和平的、与自然发展协调一致的生存空间的斗争,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整体派'、'和平运动派'绿党还是'激进派'绿党,在对待环境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1](p116) 这说明,绿党政治与各种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有相同之处。不过,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思潮和政治实践,绿色政治运动也有着自己基本特色:其一,将生态与政治融为一体。用丹尼尔·A·科尔曼(Daniel A. Coleman)的话来说,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真正根源,不在于通常所说的人口膨胀、技术失控、消费者行为不合理等因素,这三个因素固然也重要,但往往被夸大或误解,反而掩盖了其它根本性的问题。科尔曼认为资本主义崛起以来人类政治的失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基于这种观念,绿党运动"把自己对生态社会的激进承诺与对国家和全球权力关系的把握结合了起来"。[2](p188) 绿党把政治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努力发动一场旨在建设生态社会的广泛的改造运动";"行之有效地实现向生态社会的根本转变"。[2](p192) 由此可以看出,绿色政治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政治,"绿党政治的最终目标,即生态社会本身"。[2](p200) "这里所追求的不只是一套保护地球的方案,而是一场致力于迈向生态社会的广泛改造运动。"[2](p5) 其二,绿色政治运动所追求的生态社会,是深层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社会,或者说是深绿色意义上的生态社会。绿色政治运动在自然观、价值观、经济观、政治观以及行动纲领诸方面都是以深层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因而卡普拉(Capra F)、斯普瑞特克(Spretnak C)称深层生态学为绿色政治提供了哲学基础。[1](p119) "深层生态学试图以系统整体观和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为基础,来构造全盘改造工业社会的方案,最终目标是实现一种'生态社会'(ecological society)。"[1](p29) 这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自由社会。"绿党所坚持的生态政治原则正是这种(深层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这种生态学思想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处于自然界之上;人类赖以进行交往的一切机构以及生命力,都决定于我们能否明智地处理我们与生物同伴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绿党承认人类和自然界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承认自然界的多样性和自然价值的独立性,要求改变现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主张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真正平等、和谐的关系以及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1](p118) 因此,绿色政治实质上是一场以系统整体观和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生态政治运动,它所追求的,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平等公正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社会和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胸怀理想的生态主义者将在一言一行中全力表明,人类的伦理、人类的理智、人类的情感及由此而来的人类社会都可用新的方式与自然世界重新沟通起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方式能为每一个体带来满足感,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养分,也能使作为我们家园的地球永续而不败。"[2](p232)

这就是当代西方的绿色政治运动所努力追求的生态政治理想。从这种追求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绿色政治的实质就是生态政治。而这种绿色—生态的政治在中国的古老宗教——道教中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表达。我们将会看到,尽管道教没有明确提出过"绿色政治"或生态社会的概念,但它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政治与当代的绿色—生态政治是相通的。

二、道教的绿色—生态政治思想

"太平"世界是道教的政治理想,在道教的这个理想世界里,阴阳调顺,物富民安,公平无私,万物皆能得到生养,人人都能得到幸福。这是一个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古老生态型理想社会。之所以秉持这一理念,是因为道教思想家们从来视天人宇宙为一有机整体,并且从宇宙有机整体的自然之道的高度来思考社会政治问题。正如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推崇天道自然的哲学,大都主张欲入世必先出世,

具体反映在社会政治层面，则表现为主张治理社会必须以对自然、社会乃至宇宙之道的深刻洞察为前提，所谓欲治理必先超越。[3](p39) 从自然之道出发，就会看到人类理智的种种浅薄、狂妄和可笑，摈弃各种人为的智巧和标准。

《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 42 章) 根据这种宇宙生成论，天地万物和人都禀道而生，从道那里获得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即"德"，所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第 51 章)，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同根同源的，这个"根"、"源"就是"道"。道教继续发挥了这种"天人一体"的整体思想，认为既然宇宙万物同根同源，都是禀道而生，那么"道非独在我，万物皆有之"。[4](第11册p510) 因此，"人就没有任何特权凌驾在自然之上……人与自然应共存共荣，融化为一个生命整体。这就是道教再三强调的天人合一之道"。[5](p221－234) 在这里，道教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集中表达了现代深层生态主义的两个基本的理念：其一，是生态整体的观念，即天、地、人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太平经》所说的天、地、人三者"一气不通，百事乖错"[6](p18)；"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则三气合并为太和也。……中和乃当和帝王治，调万物者各当得治。"[6](p19－20) 这就是说，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和谐共生的整体。其二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观念。"天地万物都是由道而生，人与万物在道的自然变化中就没有等级、优劣、贵贱的分别。"[7](p178－205) 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观正是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是对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

根据这种"天人一体"的宇宙观，道教提出人的行为准则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 37 章)；道生万物，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 51 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 64 章)。人类应该从这种"道常无心而万物自然"之中寻找自己的行为依据。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类的力量扩张到可以主宰、控制甚至破坏宇宙整体和谐的程度。这时候，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身与心的关系开始出现疏离，出现了所谓文明的异化现象。道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基本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由此出发，道教阐发了自己的生态社会政治理想：

(一) 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协同发展

道教根据天人感应学说，认为自然界里各种不太平的"衰恶"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在于政治统治者的施政行为不符合道的要求，是王治不和、朝政不良所招致的惩罚，因而它主张调理阴阳、赞天地之化育是政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指出："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赞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4](第12册p751) 三公的主要职责就是调理阴阳，参赞天地之化育，使物富民丰，从而平治天下。《太平经》也屡次强调："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助帝王化民"[6](p248)；"助天地帝王养万二千物，各乐长生。"[6](p244) 可见，助天地生养万物，与助帝王化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重要性。这说明，保护生态，善待万物，使人与万物和谐共生，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看待的，道教的政治理想中具有古老的生态政治的智慧。

基于上述信念，道教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观。这种生态伦理观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协调互补，感应相生，把宇宙万物视为自己的同胞兄弟，以泛爱万物的道德原则来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为此，道教极力反对不顾自然万物的本性和规律性而采取的强作妄为，主张因应物性，顺应自然，依照事物的内在本性而为，不要把人的意志和欲望强加给自然万物。在《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有 22 戒之多专门规定了人应尊重生命，善待万物。[7](p178－205) 这足以说明，道教的生态伦理，是一种最具普遍意义的生命伦理。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是这种生命伦理观的必然要求。道教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万物与人有着同等的生存权利，且有其内在价值。道教从生态主义的平等观出发，提倡凡物皆有所然，皆有所可，都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反对把人所特有的贵贱、尊卑、利害等观念强加给自然万物。一言以概之："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

此外，道教还把人类社会的贫富与物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联系起来，而不是从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

来理解贫富。《太平经》曰:“富之为言者,乃毕备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故上皇气出,万二千物具生出,名为富足。中皇物小减,不能备足万二千物,故为小贫。下皇物复少于中皇,为大贫。无瑞应,善物不生,为极下贫。……万物不能备足为极下贫家,此天地之贫也。……是故古者圣王治,能致万二千物,为上富君也。”[6](p30) 可见,让万物都能得到生养就是天下的富足,富与贫的差异是从万二千物本身是否能得到生养的权利而判明。可见道教追求的富足和平均的社会理想,是以万物之中的每一物各得生养,各得安宁为评判标准的。

总之,道教的社会政治理想,着眼“天人之际”,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这与当代西方绿党政治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的政治理想有相通之处。

(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公平、平等

道教的生命哲学体系,博大恢弘,其生态关怀的对象关涉到从无机世界到有机生命世界乃至宇宙万物,与此同时,其宏观的关切视野又从未疏离现实的人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建基于道家哲学之上的道教生态伦理,涵盖了“天道”与“人道”(“天道”指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人道”指人事的规律和法则)。[8](p40),将两者统合在一起,便是道家所谓的“道”。具体反映在社会生活领域,道教追求一种人人平等的生存权利,这也就是道家所主张的人类社会中的“相生相养”之道。不过,社会生活中的“相生相养”之道并不是要求帝王(统治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权利给予特别的关爱,而只是要求他效法天地自然,像天一样无不覆,无不生,像地一样无不载,无不养,无亲无疏,无贵无贱,无大无小,“不负一物”而已。正如《道德经》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 5 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 17 章)天地无私,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只是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长发展,天地对此并无任何偏爱。圣人治国也要无所偏爱,任凭百姓自己去发展。圣人要做的,就是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去发展而不要加以人为的改变,更不要强作妄为,放手让百姓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实施这种无为之政的结果,便是事情办成了,百姓们都认为“我们本来就是如此”,并没有感觉到在上有一个发号施令的君主的存在。此即所谓“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9](p136) 对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百姓要拥有而不执着有,既不要有所仁爱,也不要有所嫌弃,更不要因一己之私而对百姓的生产生活妄加干预。

在道教看来,“相养之道”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道教要求统治者效法天道,使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实行公平而又平等的平均主义原则。为此,统治者必须限制自己的欲望膨胀,给百姓以一定的生存空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第 75 章)道家认为,统治者的“食税之多”、“有为”和“求生之厚”,都是违反了“自然无为”原则的,是对百姓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权利的干预。为了使百姓天赋的平等生存权利得到实现,道教主张首先要给他们自食其力的权利和机会。《太平经》说“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而轻休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罪不除也。”[6](p243) 这是说天生人使每一个人都有“自有精力”,就是要让他自食其力解决自己的衣食之养,这是上天赋予他的一种权利和机会。有这种机会和权利而不肯努力,反使自己愁苦饥寒的人,简直是罪不可赦。另一方面,道教主张在人人自求衣食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广泛的社会公正和平均主义原则,实现天“不负一物”的理想。“是天使奉职之神,调和平均,使各从其愿,不夺其所安。”[6](p616) 天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天生万物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生养,无有偏私。相反,那些“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6](p243) 的人,属于与天地中和气为仇的不仁之人,违反了天道均平的原则。同样,唐末五代道士谭峭还提出了“均食”的平均主义主张,强调“能均其食者天下可治”。[4](第36册p308)

道教关于人类社会的“相生相养之道”正是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社会生活准则,而处理好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道教文化研究的“世界权威学者”卿希泰先生看来,只要恪守道教的“相生相养之道”,整个社会便能达至这样一个理想境界“统治者

与老百姓之间,……‘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彼此体戚与共,老百姓就不会有怨恨,也不会起来造反,世界就可以达到太平的境界,人与自然就可以和谐共处,生态环境也就可以受到保护了。”[8](p39-43)

可以说,社会生活中的“相生相养”以及公平、平等原则的实施不仅是道教的生态伦理关怀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

(三)个体生命的身心和谐发展

道教从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伦理关怀出发,把关怀的视野深入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身心健康与和谐发展,倡导一种少私寡欲的消费观念。

道教的人生哲学认为,既然人和万物都是从道中产生出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那么人的生命的价值同样在于尊道贵德、唯道是求。为了追求有“道”的生活,人首先就应该效法道的“自然”和“无为”,生活上要“知足常乐”,以崇尚节俭为荣,以攀比奢侈为耻,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同时“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第二十九章)要“返朴归真”、不为外物所累。如何才能“返朴归真”、不为外物所累呢?道家给出的答案是少私寡欲、知足知止。《黄帝阴符经》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即安。”这是说天地,万物和人相互间有一种既相生又相胜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自然过程,万物“盗”天地阴阳之气而得生,人“盗”天地万物以资身。反过来,万物也“盗”人以消耗人的生命,天地也“盗”万物而促使万物凋零。这个自然的过程完全是自发自动,无心无为的,往往不易为人觉察,故名曰“盗”。天地、万物、人“三才”之间这种相生相胜的自然统一性和自发性就叫做“三盗”。不过《阴符经》重点强调的是“三盗既宜,三才即安”,这主要是针对“三才”中的人而说的,因为人的行为最容易打破“三盗”的这种自然链条而使“三才”之间不得其宜。这就要求人的行为必须合于道的要求。袁淑真《黄帝阴符经集解》曰:“万物盗天地而生长,国民盗万物以资生,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三盗尽食其宜,则三才尽安其位矣”。[4](第2册p849)可见,道教的价值取向与追逐名利享乐的世人相反,“道教向往不为物欲所累的精神自由,追求高雅的精神享受”。[10](p45-51)道教的这种主张,与当代绿党政治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绿色经济学是绿党的一大特征,它与追求 GNP 增长的物质经济学相对立。这种经济学提倡满足人们真正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强调的是深层生态学所说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物质生活标准的提高。因此,它反对消费社会中的浪费型经济,反对不顾人的尊严和精神需要追逐物质生活的高标准。”[1](p118)绿党政治提倡的适度的物质消费、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尊严、精神需要等观念,与道教的人生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道教的社会政治理想,把社会政治、人与人的关系及个体生命置于宇宙整体的宏大背景之下加以思考,主张建立一个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发展,人与人平等而公正,个人的身心和谐的理想世界。当代西方的绿色政治运动和深层生态运动的核心理念,都可以在道教的古老智慧中得到体现。

三、道教生态政治观与当代绿色政治运动

当我们尝试去了解和认识正在西方社会蓬勃展开的绿色政治运动及其理论基础时,我们对其基本理念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对我们民族的本土宗教——道教及其社会政治理想进行考查以后,则清楚地看到道教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当代人类所追求的生态政治(绿色政治)是一致的。道教的生态政治理想,与当代新兴的绿色—生态政治之间就有了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和对话的空间,道教的古老生态智慧可以为当代的深层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提供必要的思想。事实上,道教文化已经和正在为深层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提供丰厚的思想支持,后者无论是在理论基础或行动纲领上都从道家道教文化中获得自己的依据和灵感。“深层生态学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乃是因为道家思想为它的理论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家们之所以将自己的视野投向中国传统哲学,是由于他们日益意识到了中西思想文化在建构深层生态学理论的过程中具有互补性。他们十分推崇中国的

佛教、道教,把它们称为东方的智慧。在他们看来,东方智慧明确地表达了一种整体主义思想。它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学对待自然、环境的思想是客体化了的、机械化了的、僵化了的、非人性化了的,使自然和环境失去了生机。与西方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中国传统哲学是以一种主客交融的、有机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和环境,所追求的目标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与统一”;[1](p76) 的确,用现代的眼光看,道教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自然无为的行为准则,“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观念,少私寡欲、知足知止的人生价值观等等,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已经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达到了一种生态平等主义和尊重生命与自然的伦理观,为西方的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运动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思想支持,这是西方的众多环境哲学家和生态学家都毫不讳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西方的深层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运动正是道教的古老生态智慧的现代复兴和现代表达。这说明,博大精微的道教文化已经走向世界,为建设自由美好的生态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中,道教文化必将为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全人类共同的生态家园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雷 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 丹尼尔·A·科尔曼. 生态政治: 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 梅俊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 李约瑟.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 陈立夫,等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4] 道藏(1-36 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上海: 上海书店,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5] 李 刚. 道教生态伦理述要[A]. 叶至明. 道教与人生[C].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6] 王 明. 太平经合校[M]. 北京: 中华书局,1997.
[7] 黎志添. 试论早期道教的社会伦理思想: 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关系[A]. 何光沪,许志伟. 对话二: 儒释道与基督教[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 卿希泰.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 四川大学学报,2002,(1).
[9] 王 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1996.
[10] 陈 勇,陈 霞. 道教可持续发展思想纲要[J]. 宗教学研究,2001,(3).

(责任编辑: 余小江)